

◎中国经典作家在海外

茅盾：世界人民没有忘记他

李 岫

今年3月27日是中国现代进步文化的先驱、伟大的革命文学家茅盾先生逝世40周年。在他去世后的几十年里，随着《茅盾全集》40卷于2001年出版，世界各国的茅盾译文集也陆续面世，更多读者通过他的作品了解到中国、中国革命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人民没有忘记他，世界人民也没有忘记他。

享誉世界的影响力

参与《茅盾全集》的编辑工作，使我有机会接触到茅盾故居中许多外文译本藏书。当我看到那么多文字、那么多不同装帧的茅盾作品译本时，我对这位文学巨匠的崇敬和对新中国现代文学成就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我决定把这些译文集的序跋等翻译成中文汇集成册，介绍给中国学术界和广大读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多位专家的帮助下，《茅盾研究在国外》一书于1984年面世，包括14个语种的各国评论在内，全书近50万字，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许多文章是第一次译成汉语，把国外学术界和评论界对茅盾的认识介绍给中国读者。书中收录的内容难免挂一漏万，但即使这样还有如此大的体量，反映了茅盾享誉世界文坛的影响力。

戈宝权先生在《茅盾研究在国外》序言中指出：“在6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他（茅盾）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中国的革命斗争和新文学运动的事业。他写作了大量杰出的小说作品和文学评论文字，翻译介绍了许多外国作家的优秀文学作品，积极领导了文化事业和文学艺术团体的工作，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和各国人民友好的事业，从而对世界文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人们从《茅盾研究在国外》中看到，几部经典的世界百科全书都有茅盾条目，如《法国大百科全书》《大日本百科全书》等，内中条目指出：“这些著作细致地描绘了自封建王朝结束以来中国生活与经济的变迁”，这些作品“标志着中国文学中现实主义倾向的顶峰”。在一些海外学者心中，“茅盾的作品已成为世界进步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们认为茅盾文学所达到的世界高度，使他“处于现实主义潮流的中心”。日本的松井博光把茅盾的著作称为“黎明的文学”，日本的刊物《抖擞》第50期辟为“茅盾研究专号”。在

茅盾五十寿辰时，苏联驻华大使曾赠送给他一个刻有俄国作家格蕾巴耶德夫头像的烟盒作为礼物；茅盾逝世后，希腊作家安东尼斯·萨马拉基斯写文悼念，谈及他与从未谋面的茅盾“在心灵上产生兄弟般的感情”。（刊于《人民日报》1983年3月26日）。

把作品奉献给世界读者

茅盾最为大众熟知的一部作品是长篇小说《子夜》，这部作品同时也是被海外译介和评论最多的。《子夜》最早的译本应该是1937年列宁格勒国家文艺出版社的俄译本，弗·鲁德曼译。然后有德里斯顿威廉·海奈出版社于1938年出版的德译本，德国汉学家顾彬在1978年版德文《子夜》（柏林欧伯尔包姆文学政治出版社出版）后记中明确指出：茅盾是“属于世界文学家之列的。”日译本《子夜》1951年由千代田书房出版，译者尾坂诚司指出：“这部著作是中国人持刀刺入自己的肉内，用涌出来的鲜血作墨水，在痛苦的呻吟中写成的，实为中国现实社会的解剖图。”1983年，朝鲜驻华大使馆特地转来朝鲜社科院由金玉燮翻译的《子夜》，并称其为“一幅黎明前旧中国的艺术‘巨画’”。此外，《子夜》还有蒙文、越南文等语种的译介。

茅盾的中短篇小说及文学评论也陆续译介给各国读者。日本版《腐蚀》由小野忍译，筑摩书房于1954年6月发行，并附有《〈腐蚀〉解说》一文，文中称《腐蚀》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民族化的出色的实例。”捷克文版《腐蚀》由雅罗米尔·沃哈拉译，改名为《在虎穴里》，捷克汉学家普实克为该书写了后记，称茅盾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作家”，并将后记“献给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长沈雁冰同志，以表达我最诚挚的敬意。”同样，普实克又为捷克文版《茅盾短篇小说选》写了后记，文中称“茅盾的短篇小说可以说是1919—1937年间中国新文学第一阶段里最重要的文献之一。”1956年，北京外文出版社推出阿语版《春



茅盾

蚕集》，让茅盾的作品成为沟通阿拉伯语读者的桥梁。

身体力行传播外国经典

茅盾不仅授权外国译者翻译他的作品，还身体力行地亲自译介多国的文学作品给中国读者。他共翻译过包括印度、土耳其、波兰、亚美尼亚、捷克、巴西、丹麦等国在内的23个国家40位作家的短篇小说；翻译过包括奥地利、比利时、挪威、黎巴嫩、智利等国在内的10个国家12位作家的剧作；翻译过8个国家9位作家的杂记、书简和回忆录等。在翻译这些作品的时候，茅盾指出：首先要了解作家的生平 and 产生那些作品的时代；其次要将作家的风格译出来，“除信、达外，还要有文采。”译者需有创造性，又要忠实于原著。他忠实践行“拿来主义”的原则，不愧是“盗火给人类的普罗米修斯”。

晚年的茅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长任上，代表中国迎来送往，直接推动了世界文化交流的进程。茅盾的一生，以他博大而丰厚的著作留给后人一笔伟大的精神财富，以他在文坛崇高的声望和影响力成为世界文化交流的使者。茅盾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刘醒龙《如果来日方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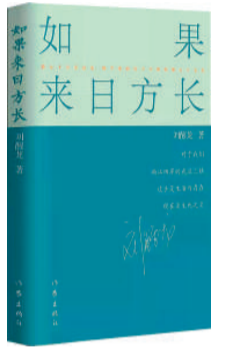
本报记者 张鹏禹

“第七十六天过去，接下来的日子不再是第七十七天！”“对于我们，两江四岸的武汉三镇，过去是生活与存在，现在是生死之交。”刘醒龙这样写道。他用亲身经历和处于一线的在场感受，写出20万字长篇纪实散文《如果来日方长》，抒写那段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武汉抗疫历程。书中，作家以理性客观的视角，详细描述了亲人、朋友、同事、邻居以及或熟悉或陌生的同城人与疫情决战的具体细节，用大量事实表现了武汉人民在抗击疫情中的“拼命”精神。

3月27日，由作家出版社主办的《如果来日方长》新书分享会在北京举行，刘醒龙介绍了自己的创作经过。他说：“疫情期间，我从头到尾身在武汉，与全家三代人共住一个屋檐下，因此创作《如果来日方长》时的身份就不是一名作家，更是一位在抗疫战场上，没有任何退路、只有挺身而出的1100万普通武汉人中的这一个。”身在现场的感受，使得这部作品具有更加坚实的现实主义质地。刘醒龙希望写出身处武汉的人们日常生活的真实感受，讲述疫情给武汉人冲击、生活带来的巨大冲击，记录下来又一个普通武汉人在非常时期的所思所想，留存下一幕幕催人泪下的感人瞬间，铭刻下国家、社会、医护人员、志愿者的艰辛付出，彰显身边的伟大抗疫精神。

在刘醒龙心中，武汉是座“英雄的城市”，武汉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如果来日方长》中，既有个人日常平凡小事的描绘，也展开了有关疫情的思考与反思；既有未成年儿童在疫情之下令人动容的不一表现，也有本地抗疫主力军鲜为人知的故事。他说起小孙女为了出门，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鞋子的经历，感叹道：日常生活回来了。他特别指出，创作在面对未知时，要有科学精神和反思精神。

评论家梁鸿认为，《如果来日方长》具有充分的真实性、丰富的文学性和高度的思想性。全书充满着生活的质感，以扎实的细节和强大的语言整合能力，达到了生活情感与艺术才华的统一，是抗疫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作家出版社出版

为世界反贫困事业留存中国村级样本

——评《十村记：精准扶贫路》

柳斌杰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有典型意义的地方，比如精准扶贫首倡地十八洞村、中国扶贫第一村赤溪村等，颇具代表性。二是聚焦的是脱贫攻坚一线的干部群众，通过人物的生活变迁、十个村庄翻天覆地变化，以小故事反映大时代，以小切口折射大主题，为人民书写，为时代立传。三是有深度成规模。每个村庄用一本书的篇幅，从贫困的历史写到新时代的精准扶贫，透彻生动；十本书囊括我国东西南北十个村庄，用“十村记”串联整体推出，立足局部又反映整体。

好的作品，内容是核心。内容是作品的血肉，《十村记》有温度、沾泥土、带露珠的内容是其出彩的关键，这得益于主创人员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来自全国十个地方的十八位作者，阵容强大，有山西省作协副主席曹顺庆这样的知名作家，有河南省作协副主席刘先琴这样的资深记者，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熟悉农村情况和脱贫攻坚政策。他们扎根山乡路远的贫困村，用脚步丈量山乡巨变，用双眼发现感人故

事，用思考提炼脱贫攻坚精神，用妙笔刻画丰满人物，通过前后对比及民族志、人物志的写作方式挖掘精准扶贫的痛点、难点，体现脱贫成果的显著，彰显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他们用生动的故事让山西赵家洼的刘福有、湖南十八洞的龙先兰、福建赤溪的杜赢等人物跃然纸上，使《十村记》兼具思想性又有可读性，于润物无声中传递直抵人心的力量。

为打造精品，湖南教育出版社花费1278天精心组织编写，进行8轮编校用情打磨书稿，投入大量人员、资金用力打造作品，既原汁原味地呈现了主创人员的劳动成果，又切实保障了作品的出版质量。

好的作品，传播是关键。读者既可以通过图书《十村记》了解到十个村庄的巨大变迁，也可以通过同名电视专题片在湖南卫视、网络平台芒果TV上获得可视的阅读体验。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之年，《十村记》为相关主题的报告文学创作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出版

本报电（邹金涛）近日，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作家邓一光的短篇小说集《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邓一光居深圳十余年间创作的“深圳系列”的一部分，书中收录的12篇故事是呈现深圳风貌人情的微观“切片”。

《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聚焦在深圳打工谋生的普通群体，运用“万花筒式的叙述”，以合理想象建构真实而碎片化的生活细节，勾勒出城市新移民及异乡人丰富复杂的生存样态、心灵体验与精神症候，呈现出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普遍性的都市经验，融细腻温情的人性观照与冷峻深刻的现实关切为一体，透露出擅写战争的邓一光“硬汉作家”形象背后的柔情与深度。

长篇小说《女排》：重温励志传奇

本报电（曹宪钦）3月31日上午，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女排》新书首发式在京举办。

《女排》为2020年扬子江网络文学作品大赛一等奖作品。该书以感人肺腑的往事、扣人心弦的情节，生动讲述了中国女排辉煌战绩背后的辛苦付出，展现了女排运动员“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精神。

作者行知作为体育记者，具有多年赛事报道经验，对中国女排教练员、运动员的生活、工作乃至她们的内心世界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行知希望通过这部作品，让更多年轻人特别是喜欢阅读网络文学作品的年轻人，了解中国女排身上那种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精神。

◎编辑荐书

《远去的白马》是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小说新作。该书以一匹驰骋沙场的白马为引子，讲述了主人公赵秀英在抗日战争期间组织村民支前、配合八路军作战，在东北解放战争战场，克服背井离乡、思念幼儿之苦，发挥自己的组织才能和群众工作经验，组织打粮队帮助三十七团渡过难关的故事。在战场上，她冒着枪林弹雨从前线抢救运伤员，在敌军的轰炸中用血肉之躯架起战场通讯的生死线。解放战争胜利后，她继续坚守共产党人的使命，为一方百姓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该书根植于真实故事，借助丰厚史实，以清醒客观的文学审视，审视和书写历史的复杂与人性的善良崇高。作品以诗性笔调和昂扬激情，成功地塑造了以支前女英雄赵秀英为代表的、一批无私奉献、信念坚定的共产党人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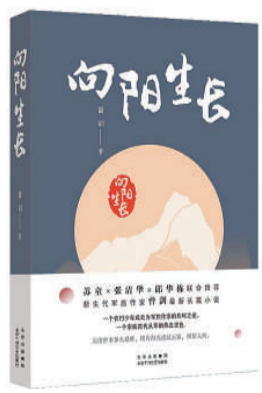
朱秀海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个体记忆中的乡村图景

——读曾剑《向阳生长》

杨毅

◎新作推介



曾剑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曾剑的小说以浓厚的乡土情结著称，作为从农村成长起来的作家，他尤其强调生活对创作的巨大影响。他坦言自己不懂什么技巧，而是在“写生活”。这种看似朴素的文学观念，将他与绞尽脑汁编织故事的作家区别开来，使他的小说具有浓郁的真实可感的乡土生活气息。《向阳生长》就是这样一部作品。

小说描写的地域是湖北红安农村的竹林湾一带。这里曾是革命老区，在“我”度过的整个少年时代，令人印象最深的是贫穷。即使是如此艰难的环境，也没有让“我”和兄弟几人沉沦。他们向命运抗争，依旧向阳生长。主人公取名“向阳”，显然寄托了作家的理想和情怀。这是一种在逆境中生长，寻找阳光的不屈精神和光辉人格。

曾剑写乡村，采用的是一种看上去完全“自然”的方式。他尽可能“客观”地呈现出竹林湾一带的风

土人情，写出了乡土社会中人们的日常生活：有饮食男女的家长里短、攻讦争斗，有因为贫穷而举步维艰的辛酸无奈，也有童年记忆里的懵懂、寒凉和温暖。在作家笔下，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其中保留的民间伦理，让作品呈现出与以往文学叙述中不尽相同的另一面。小说虽以杨向阳的人生经历为主线，但更多的笔墨还是用来描摹主人公成长的少年时代及其家乡人事，而非主人公身份的转变。小说将绝大多数篇幅用于乡村风貌的细致描写，其中难掩作家书写家乡历史时的深厚情感。换言之，小说虽以家族史的形式链接起近百年的中国史，但宏大叙事显然并非作家的本意。倒不如说，作家是以少年视角回望自身及其家族的历史和命运，呈现出个体记忆中的家族史与乡村史。

熟人社会没有秘密。竹林湾家家户户的鸡零狗碎总是不胫而走，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如果偏要说这里有什么例外的话，“寡条汉子”聋二或许可算一个“另类”。聋二沉默寡言，从不参与村民间的家长里短，独自住在废弃的窑洞里，依靠砖瓦手艺过活。杨向阳的父母因为家境贫困，无力养活所有孩子，只得将他寄养在聋二家，让他认聋二为干爹。聋二的爱，让少年向阳感受到不曾有过的温暖，聋二甚至成为他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尤其值得称赞的是，小说

极为深刻地捕捉到这个人物精神世界，使之成为整个小说中最具深度的人物。聋二年轻时英俊潇洒，但从战场回来后，却变得沉默寡言，从不谈婚论嫁，直到孤独终老。小说并没有直接交代原因，而是在叙述中步步为营，不断暗示这个人物的独特之处，最终才揭开谜底。原来，战争使聋二身体受损。他小心翼翼地“捍卫”自己的隐私，更捍卫自己做人的尊严。这样的写法不只为读者制造了悬念，聋二的身世更充当起叙事的动力机制。由于身体残缺的背后是人精神世界的危机，我们也理解了聋二所背负的精神枷锁，他的行为也就得到了很好的解释。而当甘愿坦露自己的隐私只为换取“我”一个考试资格时，人物的光辉形象一下子就被树立了起来。

小说结尾，当向阳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军官和作家回到家乡时，他感慨自己的少年时光是在这个茅草屋中度过的，但又认为“今天所拥有的一切，绕不开这个破败的窑场”。“如果说，我今天已长成一棵树，那么，在这个窑场，我获得了最为充足的阳光照耀，获得了山泉的润泽。”——这话虽出自主人公之口，但何尝不是作家借人物表达出的心声。曾剑以他对家乡一如既往的热爱，回望并歌颂这片孕育了我们的土地，直面乡土社会与民间伦理，全面展现了个体记忆中的乡村图景。